



經
世
鈔

一

0118
1.281
/



仁
門
1.281
卷
1

五傳經世金鈔

聯墨堂藏板

明 12
卷

皇朝經世文編

御墨堂藏

奇不
常
博
搜

皇朝經世文編

左傳經世自敘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

左傳經世少

目錄

一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
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
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
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
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
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
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
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
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

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
後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
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
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之務非古人
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
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左氏好
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碯誅
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灰
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

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繼見秦伯蔡聲
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
之也寧都易堂魏禧書

左傳經世鈔敘

莊周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儒者有
取焉程子亦云春秋制事之權衡撥道之模範也左氏
之內傳本春秋春秋以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該
於一萬六千餘言之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
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著之則聖人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之精意不可得而明故左氏者傳春
秋經世之法者也古今解左傳者無慮百家最著者無
如杜元凱然元凱立例以釋傳因傳以釋經於傳之例

左傳經世金 一
有不合反疑經有闕文後之論者有遺議焉夫聖人之
言如化工之妙萬物當時游夏高弟親承指授猶不能
贊一辭則 邱明於此固亦有不能盡達其意而傳於
後者矣又况聖遠言湮僅得掇拾散軼之餘者乎雖然
卽左氏以求作經之意其離合誠未可知因左氏以觀
二百四十餘年之紀載其間奇人偉士權奇倜儻之用
與天時人事之變故亦幾備矣後世之變皆前代之所
經士大夫平日尙論古人不能遠稽近考核其成敗是
非之由以求其設心措置之委曲一旦畜大疑任大事

危難震撼之交乘張皇迴惑莫展一籌儒術之迂疎世
遂以羣相詬病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 甯都魏叔子
氏左傳經世之編所爲作也余得其書讀之選擇精慎
議論證據馳騁上下古今其大旨見於自序公餘之暇
偶有所觸間綴數語於後原有九例亦稍爲增訂因舊
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漫漶於其從孫濬得全本重爲
削刷成完璧焉大凡讀書存乎所見亦視其所用舉燭
之說本郢人誤書遂爲燕相之碩畫不龜手之藥或以
裂地而封或不免於泔泔統則所見與所用之各異也

左傳經世錄 二
夫先王經世之志左氏猶不能盡其意是編也遂謂足
盡左氏之意乎然士君子誠有志近裏着己之學不徒
事記誦詞章之末卽塗言巷議觸於耳警於心皆可引
爲身心德性之助與因應服物之宜矧左傳也哉矧左
氏以外遙遙數千載之紀傳載記也哉則是編也固猶
讀書者之嚆矢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樂君書
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凡例

一左傳每篇應各冠以經文蓋經綱也傳目也程子
謂以經可證傳之誤第是編評論左傳僅三百餘
篇分冠以經恐有割裂呈漏之嫌細玩篇內嚴邪
正別賢奸無不與聖人筆削之意大相發明則左
傳之全本在是而經之全體亦可類推矣
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
學人之咀茹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胷是編
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尙有一

二涉于選左餘緒者茲槩從刪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為古文之糟粕

一杜林合註舊為讀左善本然切實了當林不得與杜並原編訓釋多取二家而倒置錯雜處頗多茲則分杜先林後仍各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外左傳中地理國名姓氏時月支干連上搭下初學者每以段落難分病之茲則於每句之下加一小圈逐篇閣去心通意適較

為簡便至於每傳文或連圈或單圈或密點或旁加直畫各就論事中指其精意之所存不得拘為一律

一字義音釋悉遵陸德明原註或直音或反切俱註於本字本句之下示點發之便也至於地名沿革今昔不同又照方輿訂定註明學者不出戶庭而可周知形勝於此可小補焉

一春秋程子朱子俱無全書而諸儒論述皆足發明聖人之旨篇中不得全登者以經世名篇而別之

也舊本中每誤列先儒於魏氏之後俱逐一改正
屏意有所得竊附篇末以存就正之意
一諸書所載評語例以衆人評居前編書者評居後
其門人子弟輩則又居後魏氏此編有因門人子
姪所評從而賡續發明者又有已所評而朋友相
與論難印證者若拘以舊例則原委不清故名次
多視文義編列其前後不能畫一焉

左傳經世鈔目錄

卷一 隱公

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宋穆公立與夸 三年

石碯大義滅親 四年

鄭敗燕師于北制 五年

翼人納鄂侯 六年

鄭敗戎師 九年

鄭取三師 十年

滕薛爭長 十一年

鄭伯入許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 十一年

羽父弒隱公 十一年

卷二 桓公

宋督弒殤公 二年

曲沃伐翼 二年

齊侯送姜氏于讙 二年

繻葛之戰 五年

楚子侵隨 六年

鄭忽辭昏 六年

子同生 六年

楚及隨平 八年

鄭人宵潰 九年

享曹太子 九年

虞叔伐虞公 十年

楚敗鄭師 十一年

楚伐絞伐羅 二十三年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壽急爭死 十六年

戰于奚 十七年

高渠彌弑昭公 十七十八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十八年

卷三 莊公 閔公

楚武王荆尸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鄧侯不殺楚子 六年

衛惠公殺二公子 六年

弑齊襄公 八年

桓公入齊鮑叔薦管仲 九年

曹劌論兵 十年

魯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臧孫知宋之興 十一年

宋萬弑閔公 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十四年

楚子入蔡 十四年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十六年

鬻拳兵諫 十九年

鄭虢納王 二十二年

陳敬仲奔齊 二十二年

士蔿謀殺羣公子 二十三四五六六年

士蔿諫伐虢 二十七年

驪姬出羣公子 二十八年

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季友誅叔牙 三十二年

齊人救邢 閔元年

齊人復季友 元年

士蔿知太子不立 元年

舟之僑奔晉 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帥師 二年

慶父弑閔公 二年

卷四 僖公

虢公敗戎 二年

齊桓服楚 二三四四年

晉殺申生 四年

晉滅虞 五年

夷吾奔梁 六年九年

鄭殺申侯 七年

齊桓公辭鄭子華 七年

子魚讓國 八年

齊桓拜胙 九年

荀息不食言 九年

惠公殺里克 十年

改葬共世子 十年

仲孫湫聘周 十三年

晉敗于韓 三十四年

陰飴甥謀復晉侯 十五年

晉惠公殺慶鄭 十五年

震夸伯之廟 十五年

齊桓公卒孝公立 十七十八年

卷五 僖公二

邢狄伐衛 十八十九年

秦晉遷戎于伊川 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二十二二十四年

魯敗升陘 二十二年

宋敗于泓 二十一二十二

瓜突不召二子 二十三年

重耳出亡復國 二十三四年

寺人披豎頭須 二十四年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二十四年

禮至仕邢 二十四二十五

晉侯納王 二十五年

秦晉伐郟 二十五年

卷六 僖公三

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楚滅夔 二十六年

晉文公霸諸侯 二十七二十八

甯武子復衛侯 二十八年

曹伯犇貲筮史 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 三十年

殺之役 三十二三十三

先軫死狄 三十三年

卷七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 元年

狼曠死彭衙 二年

躋僖公 二年

秦伯三用孟明 三年

甯羸知陽處父之敗 五年

晉人立靈公 六年

秦晉戰于河曲 十二年

晉人復士會 十三年

邾文公遷繹 十三年

穆伯卒 七年八年十四五年

楚滅庸 十六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十六年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十七年

叔仲惠伯之歿 十八年

卷八 宣公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

趙穿弑靈公 二年

王孫滿對楚子 三年

鄭子家弑靈公 四年

鄭襄公將去穆氏 四年

越椒之難 四年

楚復封陳 九年十年十一年

楚伐鄭許平 十年至十二年

晉敗于邲 十二年

楚圍宋 十四十五年

晉滅潞敗秦 十五年

會于斷道 十七年

歸父奔齊 十八年

卷九 成公

臧宣叔備齊 元年

鞏之戰 二年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楚歸知罃 三年

季文子不叛晉 四年

晉遷于新田 六年

欒書從眾 六年

巫臣通吳晉 七年

莒潰 八年

晉歸鍾儀 九年

公孫申更立君 九年十年

呂相絕秦 十二年

卷十 成公二

衛定姜 十四年

曹子臧辭國 十五年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 十五年

晉敗楚于鄢陵 十五六七年

聲伯請季孫于晉 十六年

齊殺國佐 十七十八年

晉殺三郤 十七年

晉人迎立悼公 十八年

楚納魚石于彭城 十八年

卷十一 襄公一

齊姜薨 二年

城虎牢 二年

晉為吳合諸侯 三年五年

祁奚舉善 三年

魏絳上書 三年

穆叔拜鹿鳴 四年

匠慶用蒲圃之櫝 四年

魏絳和戎 四年十一年

季文子卒 五年

莒滅鄆齊侯滅萊 六年

穆子請立韓起 七年

鄭侵蔡從楚 八年

宋災 九年

穆姜論占 九年

子囊論晉不可伐 九年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九年

晉悼公息民 九年

卷十二 襄公二

晉滅偃陽 十年

子產攻盜于北宮 十年

荀罃逃楚 十年

焚載書 十年

瑕禽屈王叔 十年

范宣子讓德 十三年

子囊諡共王 十三年

楚人歸鄭良霄 十三年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

季札辭國 十四年

晉伐秦 十四年

衛人出君 十四年

吳人要擊楚師 十四年

楚子囊卒 十四十五年

向戌尤室 十五年

師彗激子罕 十五年

子罕辭玉 十五年

子罕分謗 十七年

晏桓子卒 十七年

平陰之戰 十八十九年

卷十三 襄公三

鄭殺子孔 十八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 十九年

齊崔杼立莊公 十九年

臧武子不詰盜 二十一年

楚遠子馮辭令尹 二十一年

晉欒盈入于絳 二十一二十三

叔向不謝祁奚 二十一年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

子產對晉徵朝 二十二年

黑肱歸邑 二十二年

遠子馮為令尹 二十二年

子展立太叔 二十二年

臧武仲出奔 二十三年

華周不受賂 二十三年

臧武仲辭齊田 二十三年

卷十四 襄公四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

子產論重幣 二十四年

張輔致楚師 二十四年

蘧子諫伐舒鳩 二十四五年

然明論降階 二十四五年

晏子不歿莊公之難 二十五年

鄭伐陳獻捷 二十五六年

巢射諸樊 二十五年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

衛獻公復入 二十六年

秦歸印堇父 二十六年

伊戾殺太子痤 二十六年

復椒舉 二十六年

子產不禦小寇 二十六年

偽封烏餘 二十六七年

免餘殺甯喜 二十七年

卷十五 襄公五

諸侯為會于宋 二十七年

慶封殺崔氏 二十七年

子產知蔡侯不終 二十八年

子產不為壇 二十八年

慶封奔吳 二十八年

公冶致邑 二十九年

閻弒餘祭 二十九年

鄭宋賑饑 二十九年

晉城杞 二十九年

女叔齊治杞田 二十九年

季札歷聘 二十九年

子產論駟良 三十年

趙孟謝絳縣老人 三十年

澶淵之會 三十三年

鄭殺伯有 三十年

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立昭公 三十一年

子產毀晉垣 三十一年

子產使能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為政 三十一年

卷十六 昭公一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元年

子產逐子南 元年二年

秦后子奔晉 元年

中行穆子敗狄 元年

子產論實沈臺駘 元年

公子圍城犇櫟郟 元年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三年

晉侯賜伯石州田 三年七年

罕虎賀晉夫人 三年

復放盧蒲癸 三年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申豐論雨雹 四年

楚子戮齊慶封 四年

卷十七 昭公二

子產作丘賦 四年

穆子死昭子殺豎牛 四年五年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五年

蕞啟疆論晉不可辱 五年

蹇由對楚 五年

子產鑄刑書 五年

華合比奔衛 六年

楚棄疾過鄭 六年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七年

子產立公孫洩 七年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七年

師曠論石言 八年

王使桓伯讓晉 九年

屠蒯請佐尊 九年

齊逐欒高氏 十年

葬晉平公 十年

叔向論楚克蔡 十一年

棄疾為蔡公 十一年

葬鄭簡公 十二年

南蒯叛 十二年

子革對楚王 十二年

卷十八 昭公三

費叛南氏 十三年

楚平王即位 十三年

叔向論平王有國 十三十四年

叔向數叔魚之惡 十三十四年

惠伯待禮 十三年

南蒯奔齊 十四年

費無極去朝吳 十五年

荀吳克鼓 十五年二十二年

子產不與孫子環 十六年

鄒子論官 十七年

吳光取餘皇 十七年

子產不禳火鄭災 十七十八年

閔子馬論學 十八年

卷十九 昭公四

許悼公卒 十九年

齊師入紀 十九年

駟氏立子瑕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十九年

鄭龍鬪 十九年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二十年

衛齊豹之亂 二十年

晏子論祝詛和同 二十年

子產論寬猛 二十年

宋華氏之亂 二十一年二年

魯取邾師 二十三四年

吳敗楚于州來 二十三年

楚子常城郢 二十三年

子大叔言周難 二十四年

楚亡二邑 二十四年

卷二十 昭公五

孫叔姞聘宋 二十五年

樂祁論季氏 二十五年

子大叔論禮 二十五年

魯昭公伐季平子 二十五年

宋齊謀納昭公 二十五六年

子西辭國 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陳氏 二十六年

吳光弒僚楚殺郤宛 二十七年

晉殺祁盈伯石 二十八年

魏獻子舉賢 二十八年

魏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八年

蔡墨論龍 二十九年

伍員病楚 三十一年

朱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一年

卷二十一 定公

昭公之喪至 元年

吳敗楚于豫章 二年

蔡侯叛楚 二年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

吳伐楚入郢 四年

文子諫追魯師 六年

子西遷都 六年

晉執樂祁 六年

衛侯叛晉 八年

陽虎作亂 八年

夾谷之會 十年

趙鞅殺邯鄲午 十年十三四年

駟赤走侯犯 十年

墮三都 十二年

史鮪言戍亡 十三年

越敗吳闔閭 十四年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

卷二十二 哀公一

吳許越成 元年

公子郢讓國 二年

鐵之戰 二年

桓熙宮災 三年

季康子即位 三年

晉執蠻子與楚 四年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

陳乞謀去高國 五十八年

鄭殺駟秦 五年

楚昭王卒 六年

吳徵百牢 七年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七年八年

季札救陳 十年

轅頗出奔 十一年

子胥懼越 十一年

孔子不對田賦 十一年

卷二十三 哀公二

子貢說吳 十二年

吳晉爭長 十三年

子路辭要言 十四年

陳恒弑簡公 十四年

宋桓魋之亂 十四年

齊人歸成 十五年

仲由死孔悝 十五年

白公作亂 十六年

越滅吳 十七年

楚滅陳 十七年

哀公以妾為夫人 二十四年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

宋逐大尹 二十六年

齊人救鄭 二十七年

齊人好禮	二十一
宋濶大氏	二十六
齊人出	二十五
齊公以送為夫人	二十四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鄭伯克段於鄆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鄭國今河南鄭州申國今河南信陽州林姜申姓武從夫

諡生莊公及其

恭叔段

其名鄭地今河南輝縣杜段鄭伯弟名段出奔其故曰其叔猶晉

侯在鄂謂

莊公寤生驚姜氏

林史記云寤生之難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

驚謂寤寐而

莊已生非○凌稚隆云風俗通云兒墮地未

能開目視者為寤生○熊頤云寤生而瞑目如人曰寤者要其終也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

呼父乳名即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為怪故驚若以

克段一

卷一一

舊註則當云寤而生莊公矣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鍾惺曰寤生何

足惡姜氏惡之又愛叔段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

多欲立之亟器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鄭地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東統今河南地榮陽縣杜虢

叔東統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

德中梁公儲草秦王請地詔妙用類此婦人愛少子而多嫌忌已一死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

以堅請京邑今榮陽縣南二十里使居之再請不得不得與謂之

京城犬叔林於眾臣祭饋仲曰都城過百雉杜祭仲鄭大夫方丈

日堵三堵日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林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日城魏禮云雉飛三丈而墮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以莊老奸此時諒無稱母姜氏之理

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於王生而稱諡古人不拘類如此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先說四字全大體四字正理權術俱盡祭仲老奸却說得渾然無病凡謀

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

閒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

如此者不可勝數若唐建寧王之去輔國良娣蘇軾之論公子翬皆是也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此却在草上藏一除字是最善揆隱處况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林合屬鄭之邊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

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子封所言是忠臣

智不及仲處公曰無庸二字寫出狠毒之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為已邑世前兩屬者今至於廩延今河南延

厚將崩大叔完聚林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

伺之密一念不放鬆處

獨聞祭仲公子呂不聞而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林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鄙鄭邑

莊公一伐而京遠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

禮云觀詩兩叔于田皆不過美其乘馬飲酒射御而已

如魯莊公倚嗟之類也雖有巷無居人洵美且仁戒其

情勢便自不同大抵段是一驕張浮蕩美容貌觀便游技

和柔于其類漫然妄作之公子非真有作畧威惠能鎮

結人心者莊公以一萬五千人猝壓之惟有散叛耳公

伐諸鄙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其書曰鄭伯克段於鄙段

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鍾惺曰鄭伯處心積慮以殺段非謂其能為武公而殺之也不

過退恨于
姜氏之愛
段而惡已
欲一有所
出之耳

左傳經世金元

鄭志。四字文意連上帶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

鄭志。井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為心尤狠。

不言出奔難之也。奔其之下，宜接遂寘姜氏矣，而故入。

連中故斷是古人最得意處，然先將鄭志提出，則其積。

恨于母始見遂寘二字，便下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

經文通篇竟無第二處安放得入。遂寘積憤頓發二字，姜氏於城穎。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泉地中之極。既而悔之。

誓之已甚也，雖惡絕母之名，畢竟良心不容泯處。穎者，叔為穎谷封人聞之。

獻於公，何等熱腸。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

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何等婉。

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豫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人為不知妙。禮云：亦惟穎谷封

情矣。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也。若今延道其誰曰不然。何等輕便妙在此。

道理語高絕高絕。莊公之悔，其理已明，但當時最重。

誓言故只須有兩全之法，使他下得虎背，便無不從。

考叔大作用全無作用之跡。李公從之，公入而賦。句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洩。羊世切。林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按錢謙益云：大隧

之詞，蓋融與中為韻，外讀義與洩為韻。若作遂為母子

舊解，則句拙而無味。文法亦散漫無結束矣。遂為母子

三傳經世金元

卷一

四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後純臣是實贊石碣此純

十分貶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愛其母

施及莊公此七字與成人之兄亦詩曰大雅既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杜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

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

魏禧曰此篇寫姜氏好惡之昏僻叔段之貪癡祭仲

之渙穩公子呂之迫切莊公之好狠穎考叔之敏妙

情狀一一如見○莊公此等作用若施於正事為君

父報仇為民除害則其去石碣者幾何所謂兵賊同

一刀者此類是也

王臣曰穎考叔因獻悟君全本莊公之悔然莊公非

悔也蓋已逞其殺弟之志又渙惡有絕母之名思所

以蓋之者不得考叔微見此意故其言順投而無却

田千秋一言悟主亦因武帝知太子惶懼無他意故

爾史稱其敦厚有智大率類此武帝之悔於其子與

莊公之悔於其母晚節情事畧同

彭家屏曰黃泉之誓母子道絕人倫之大變也莊公

雖無愛母之誠未嘗不顧名義之重所以旋生悔心

而特借穎考叔之言以自文其絕母之咎耳。但母子天性無待安排。莊公既知前事為非，即當躬詣城穎，泣見姜氏，請定省久荒之罪，寫哀慕迫切之忱，載與俱歸，身為執轡，庶幾天良復見，人道猶存，何為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而相見，事同戲劇，豈子所宜施於親乎？泉壤之間，母子相賦，人倫之變，亦非細故也。寧特城穎之寘黃泉之誓，重為世道人心憂哉？莊公稔於任術，既以術馭其弟，又以術待其母，重誓言而亡天性，君子有深憾焉。

宋穆公立與夸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國今河南商丘縣，林孔父，孔子六世祖，殤公名與夸，宣公之子，穆公之姪。曰：先君林謂宣公穆公之兄舍與夸而立寡人，寡人勿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夸，其將何辭以對？彭士望曰：能對孤者，方可託孤。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杜穆公子，莊公也。丘維屏曰：孔父能死，不媿穆公特召然此語，却非遂為趙普逢君之祖。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林讓美德也，不讓謂之棄德。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

本意與本字平也

丘維屏曰
參用四先
君字文最
連係是用

意猶憂穆公好處歐陽公文字嘗有此意

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杜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杜辟殤公也。○出之最是不然則有居

易生亂。○彭厚惠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

投鄰以覺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鄭則皆出馮之

為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乎。○孔尚典曰鄭莊權詐

未聞與宋有盟好也。且觀其養成段惡而燬之。豈能全

人之兄弟者。挾馮以擾宋。勢所必至。當日與宋世結昏

親而脩盟好者。無過于魯。且隱公為人。不喜兵革。其欲

讓桓又類穆公之心。穆公誠能以馮託隱。吾

又曰贊不
妙穆公獨
及宣公尤
妙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

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杜命出于義也。○義者合理而

權宜者也。故石碏殺子曰大義

姪曰命以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杜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

魏禧曰。宣公讓弟意。以弟賢而子不肖也。子之不肖

雖舜禹他姓。猶可以讓天下。况同母之弟乎。觀穆公

之為君。則宣公之讓。不獨愛弟。亦且得賢。若莊公與

殤公。則均之不肖。授之不肖之子。與還之不肖之姪

則還姪為正。故宣公穆公之讓。皆義也。而後世以成

敗論。顧歸獄於宣公。羊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為之。不知殤公之弑。釀於好戰。以失民心。成於

怒華督而不誅。督因悅孔父妻而殺孔父。因殺孔父

而弒殤公因弒殤公而召馮于鄭則弒殤公非馮本
謀明矣而何以此罪宣公哉晉欒書弒厲公迎周于
于周而立之督與書其志不同其事正類然則晉之
成景亦豈有讓弟立姪之事耶宋太祖能爲宣公而
太宗不能爲穆公後人莫不恨太宗也若以此事例
之則亦應歸獄於太祖矣

賴韋曰穆公斷於立姪平時當立以爲世子使之親
事聽政則馮知定位之不可于朝臣知君之久定矣
頻歿而屬故孔父有願奉馮之說而馮亦似與奪

其成位此則穆公之失也

彭家屏曰賴氏謂穆公斷於立姪當預立爲世子使
君臣之分早定似也然劉聰舍其子而立北海王父
何嘗立之不早乎而卒不得其歿何也三代以下父
有國傳之子正也不傳子而別授之未有不構禍者
昌黎韓氏所謂聖人之傳子也憂後世之爭之亂也
其論當矣賴氏何思之未熟歟

石碣大義滅親

衛今河南莊公娶于齊今山東東宮得臣杜齊之妹曰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九危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杜嬀

陳姓也厲戴皆諡桓公雖莊姜公子州吁嬖人賤而得

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惡得石碣衛大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納字妙與中庸

不肖專責在父兄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名言古今教子之道盡此將立州吁乃定之

左傳經世少隱 石碣一 卷一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姜以桓為己子。則宜立者在。定故確為寵。吁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夫寵者不立。立者不寵。如叔帶子朝。商臣。趙章之屬。古今亂國亡家者。不一而足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眦。眦。杜珍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子弟。所以陷其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立為太子也。桓立而乃老。杜致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按桓立十六年而吁弑之。確之諫。莊即位。所當立起柄用。而十六年之久。投閒置散。桓之昏庸可知。宜其身弑而無救也。使桓能用確。確必有豫變。濟難之方。必不待君弑而後討賊。夫確能誅吁於宋。殤告老無位之日。而不能除吁於當國。乘權之時哉。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杜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杜謂。公子馮為主。做邑以賦。杜言舉國。與陳。今河南。蔡。今河縣。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大夫為殤公者。迎歸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杜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林成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吁所以成篡者在阻兵而所以不成

為君者即在阻兵凡奸賊之敗未有不由其所恃以成之處眾仲之言最為有識

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碓石子曰王覲

為可確是當時大計主意在如陳妙只先說王覲曰何

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林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應有謚蓋左氏追書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確是當時妙用說得

細細商量處令人絕倒然碓于此時腸厚從州吁如陳

為寸斷矣忠臣若心使千載下人涕零然石碓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然而請蒞於衛

林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林衛臣蒞殺州吁于濮今

東濮石碓使其宰孺奴侯羊肩林石碓之家宰蒞殺石厚于陳

按州吁立一年碓誅之而立宣公由分殺推之則初

執時便已囚置兩處矣蓋詐使如陳令其去衛已失負

峭之勢又異地而分誅使奸黨解散不得復生變難是

作用最周密處殺州吁則右宰蒞而曰衛人使正國

法也殺厚則其宰蒞而曰碓使正家法也大體處一毫

不亂見碓之不私其子而亦不自居其功如此不然厚

為國賊可總以衛人事出碯手亦可總以石碯矣書法
之妙至此○魏禮云殺子者人情所難代人殺子者亦
人情所難故碯必使其幸泄也不然陳人或念碯之忠
且老而原其子又或有如奮揚之遣太子建者奈何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不曰忠臣曰純臣妙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親親義也滅親不義也而曰大義滅親始知滅親
之事蓋小仁小義小忠小信者所不能為此四字
開千古不敢開之口其是之謂乎
立萬世不可易之法

魏禧曰石碯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觀而
分誅吁厚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畧冠絕千古曉然
易見獨其所以不動聲色而除大奸濟大變最為渙
心妙用者有三左氏隱而未發也一在禁之不可一

在桓公立乃老一在使告於陳請得論之厚與吁遊
而碯禁之未嘗不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為日已久
碯何以不嚴禁其子使至於弑君而後誅哉蓋所謂
禁之不可者必非一禁而遂已也碯能以至忠之道
殺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碯能言
於莊公而不能行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切而
不從者極而不從是厚之從逆已堅也碯復嚴加督
責則不肖之子必漏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碯不必問
定君於碯碯縱有朝陳請觀之善策吁厚必不信從

始知禁厚不可之後。奸謀日合。逆形已著。碯不得不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豈惟殺子之心。幾微不露。其平日動靜語嘿。必有不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弑。仍以其父爲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不疑也。州吁有寵。桓公既立。是立者不寵。而寵者不立。亂之生也必矣。碯於此時。上不能使君從其言。下不能使子守其訓。吁勢已成。黨已盛。而苟祿以需禍。非大臣之節也。故殺身而無益於國。不若全身以爲後。

圖若碯不急老。則坐視吁之驕恣。既非大臣謀國之忠。裁抑之。或陰圖之。則權不在已。勢不可爲。而徒以激州吁之怒。故惟有退其身以觀變而已矣。吁厚既如陳碯。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碯言之若甚易者。而陳人果爲執之。碯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弑君之人。爲他國所執。有要賂於其人。而遂定之者。有要賂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碯之告。執吁。要賂而助之。則吁必反。碯必死矣。然後知碯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亂。

定也。或謂桓公母家於陳，碯與陳侯有謀，故能成事。夫昏姻之國，輕義重利，春秋時皆然。宋執鄭突以求賂，獨非母家乎？苟無正直腹心之交，碯其可恃哉？且當時母家若果可恃，則吁厚必生疑，而不敢往矣。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思而得其故。若徒以殺子爲難，尙非篤論。郗超之父曹丕之母，皆以子之緩歿爲恨，然則大義滅親，固君子所必出也。○作如此驚天動地事，而後謂之純臣，蓋人臣爲國，有一毫身家子孫之見，一毫功名利害之見，一毫固

執偏私之見，便是夾雜。夾雜一分，便損却一分忠矣。歐陽憲萬先生曰：易贊乾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剛健中正，則不可以純粹。後世所謂純者，謹守繩墨，無大過舉而已，豈不誣哉？○大義滅親，前此者周公之于管蔡是已。霍光惟不知此，遂以蓋世忠勳，卒罹滅族之禍。而後人有不學無術之譏也。惜哉！○此等作用，須要看石碯一段忠厚惻怛處。不然學術稍偏，則甚之爲吳起之殺妻，輕之爲樂羊之食子矣。左傳中作用，淡狠者頗多，或以濟其私，惡或偏而不正。

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左傳第一篇文字。學者不可輕易讀過。○除吁作畧智謀之士，或有能者，合義方寵祿之諫，觀之先事豫防，則非老成忠厚明於大計者，必不能矣。觀此則不特碓之禁，子原是愛厚，其諫莊公，并是愛吁，卽殺吁亦豈碓本心哉。凡君子於小人，苟非事勢急迫，則必教之不改而後誅。若我初無防閑之方，哀矜之誠及其惡著而屠之，若犬豕然，雖國法大明，人情大順，終非君子之用心矣。○任安世問曰：石碓旣知其

子從逆勢不可挽，何不於其未弑君時除之，以孤州吁之黨，且使其子免於弑君之惡，不亦可乎？曰：殺厚則吁得爲備，吁之黨不止一厚，是殺厚無救於吁之亂而抵以啟吁之疑也。曰：厚旣無疑於碓，家庭密邇之地，起居飲食何在不可殺厚？安見厚死而吁必知碓之殺之乎？曰：碓陰殺厚，吁縱不疑而吁之動靜碓難與知，事機之來不得乘便，是碓終難圖吁矣。卽以後事觀之，如陳之謀，非厚曷濟？故碓不在於速殺厚也。曰：君子爲忠，當使天下後世共白其志。按碓老於

之存錄十金四
莊公則此時年已高矣假令碯先歿而後難作則姑
縱其子之罪誰爲白者不甚於霍顯毒后光猶不知
乎曰古人做事只認得道理的確當做識得時勢機
局必如此做方濟事便一意行之至於事未成而身
歿身歿而蒙不韙之名俱未暇想也且如武氏未夢
鸚鵡而狄梁公歿豈不一依阿女主之人耶蓋不圖
事之必濟而汲汲於表已之心全已之名雖是忠心
爲君未免夾雜自爲意思在內此碯之所以爲純臣
也○謝文游曰碯退身觀變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必

待君弑而後討賊謂之坐失事機可矣曰事固有不
可爲者若徒執先事爲言則古今討賊之人皆可被
以失機之罪矣州吁弑逆未成乃欲以告老之大夫
擅殺專兵之介弟豈易易哉其工庸違象恭鯨方命
圮族堯已知而必待舜誅者亦以罪惡未著故耳觀
碯前之豫諫後之討賊忠智勇畧如此則十六年間
決是理勢實不可爲而非坐失事機也明矣
魏世傑曰陳人不居除惡之名而請蒞於衛使其國
法大著非識大體者不能不然如齊襄公殺子亶轅

高渠彌豈不赫然義舉哉於此益見石碣交人得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鄭敗燕師于北制

四月鄭人侵衛牧邑杜衛以報東門之役杜在衛人以燕

杜南燕國今河南胙城縣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林謂攻其前也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是從間道繞出其背唐太宗每

法用此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林制人鄭北制之人

制鄭邑今河南城六月鄭二公子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

于北制林因燕不虞制人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

按莊十三年齊會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戊

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領苦荅反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

戊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遂不會耳，而齊滅之，故遂人懷憤特甚，齊人輕遂，故可醉

殲而

魏世倣曰：春秋時小國為大國所滅，未聞有報仇雪

恥者，而遂人以亡國之餘，猶能殺齊戊士，因氏四族

之忠義國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矣。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懼車戰難以進退為徒兵之所侵突。公子突鄭厲公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林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銳，無剛不恥

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勇而無剛安得許多，人平日君熟知其性行者，此只以論將耳，將然則兵無不然矣。君

為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詐敗設覆誘之，使入戎出其不意，首尾受敵，奇兵往往如此。戎

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

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杜解也。林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聘乃甘切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

表戎師者視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衝斷戎師為二而衝

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敵故不能脫

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

走而盡殪舊註皆未明○按視聃鄭大夫林註以為帥

勇而無剛者凌氏註以戎師大奔軍不救者皆大奔十

為帥二覆者今從凌

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邱維屏曰此以車兵而懼徒兵侵軼又如李陵岳少

保皆以步兵挫敵馬則兵莫如步強也後人每以步

兵畏馬如虎蓋不能極盡步兵之長耳至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後世兵大抵皆戎師矣古人治兵全要千

萬人合如左右手治兵不務此即能勝亦倖焉耳

--	--	--

鄭取三師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今河南鄧州

為師期林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為出師之期日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伐宋杜言先會明非公本期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杜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好杜宋地○三國同會而

之也公為宋伐邾而宋不釋怨故怒之獨深庚午鄭師入郟奇兵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郟今山東武城縣東南防今山東昌邑縣西南皆宋邑魯與宋戰而鄭入郟防者分

兵以襲之也宋虞三國之當合軍而不虞鄭之攻郟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禮於庭中猶言不

左傳卷之九

取三師一

卷一三

趨走於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杜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

勞王爵彭士望曰防郟之歸欲堅魯宋蔡人衛人邾

人邾今山東汶上縣北不會王命林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宋人衛人

入鄭奇兵杜宋衛奇兵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封丘縣八月壬戌鄭

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宋衛既

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林言蔡人不與入鄭

伐戴乃召之故蔡人怒九月戊寅鄭伯入宋鄭取三師宋謂鄭得

勝歸國矣而鄭伯旋以奇兵入宋出其不意

魏禧曰胡傳以為鄭莊兼取四國按左氏只言取三

師蓋三國伐戴已破戴而入居之鄭伯故得圍而並

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若胡氏

四國之言以破戴亦為鄭罪則三國尙未破戴矣戴

未破則三國尙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蓋

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

而入居之戴然則蔡人從之伐戴之下應有破戴之

文而左氏偶逸之或三國止以伐戴告未以破戴告

而舊史據以書耳玩上下文事理顯然可觀又胡氏

左傳經世錄十一
以鄭師猶在郊為莊公誤宋衛兵法彼莊公烏知宋
衛之來入且陳師郊外轉戰甚易宋衛亦不應以在
郊之故而啟入鄭之謀若鄭果欲誘其人我則應先
有期約還師與鄭之守國者內外夾攻而顧縱之遠
去及伐戴而後伐之耶若二國不伐戴各歸其國則
鄭之誘徒受人於宋衛以自誤安在其為誘人耶蓋
鄭駐兵于郊或別有所謀如入郟之類使人謂其兵
已歸國不復防備而忽然臨入宋衛以鄭方勝宋迤
邐班師而隨機急襲及其入鄭而去則宋衛志得意

滿以為鄭必歸國救死扶傷之不暇故安意伐戴不
虞鄭之猝至新勝之師入居人國帥怠兵掠與國不
和故鄭莊兼取三師如拾芥之易此論兵者必窮其
情也○按各國皆用奇兵莫多於伐宋之役
魏禮曰古人所以受降如受敵軍行如遇敵備至於
無可備之處而機出於要則措於萬不敗之地矣余
幼好啖果人多藏果相避藏雖至奇而一經搜索無
弗獲者人多神之其實只是尋到最不通處則果無
所逃矣蓋備奇兵亦只如是

春滕侯薛侯來朝。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杜薛祖奚仲夏所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杜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為庶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

爭長薛

侯曰我先封。

杜薛祖奚仲夏所封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

也

杜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為庶姓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

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

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

許之乃長滕侯

殺父之仇孫權使寧屯於他所亦一道也○禱按出師與分屯不同然論自有用○丘維屏曰權之分屯所以禮統而安寧也莊於二臣直如漢高處鄴商田橫禁不許仇可矣○禱按爭車小釁初不意其登城而射之豫為防禁也總以左氏瑕叔盈大夫鄭又以螯弧登此戰全失政刑三字盡之耳○叔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穆文熙曰盈又以旗登不然考叔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韓信合軍之顛鄭師可以喪敗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人拔趙幟插漢幟以惑亂趙人即此意○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彭士望之禮與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奉許叔○杜許莊以居許東偏○杜偏鄙也○丘維屏曰寫鄭莊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

兄不能其億杜父兄同姓羣臣其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丘維屏曰此心虛語自道出最好却一邊似道出自家過惡便一邊見自家所道過惡畢竟中間有不得已處在便是老奸曹瞞語有如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此但更出以快心爽口耳

也吾將使獲鄭大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

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寧也唯我鄭

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杜謂告也婦之父其能降以

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

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杜圍邊垂也○

敬云不情得可惡愚謂是真情話但於此丘維屏曰鍾伯

只作真情出肺肝相語又便是奸人家數乃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杜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

杜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丘維

屏曰只是見到此然以此大頭腦立說又是要朦朧君

生平苦志逐兄弟等事俱屬世衰只得要如此意耳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也杜法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

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丘維屏

學術陋劣見得如此為禮之利後嗣處然鄭莊實是為

後嗣慮患故作如此舉動所謂度量力則誠有之左

氏遂并將許多經國家序人民的道理俱附會著則乖

陋矣以此又知作文字不可尋好話頭堆疊道理務全

也鄭伯使卒出貍加○豬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

杜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使卒行

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倥惚中不能實知何人

抑子都強而難制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失政故授

又或愛倖之人耶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

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傳新世金十一
魏禧曰老奸之言娓娓可聽其文如行雲流水絕無霸詐氣然正以平實抒寫心腹處爲奸人稔熟到家伎倆也○余嘗謂鄭莊公爲後世真奸雄之祖宋襄公爲後世假道學之祖

彭家屏曰爭車之事或者謂考叔位卑而抗子都是不遜也非也鄭將伐許授兵車於祖廟考叔之車夫固有所授矣受之祖廟効命疆場殺敵之資報主之具皆在于此其可輕以予人乎不然考叔能以孝感君豈不能以順事長揮旗先登身且不惜又何愛於

一車其必不可予者義也但子都恃勢妄爭考叔卽應告之鄭君聽其區處而挾輶而走則太激矣君子處小人之間執義雖高事忌過激激則未有不召禍也願考叔其亦有未盡善者歟

鄭息有違言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師而戰于鄭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杜言
以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韙反杜
以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韙反杜
以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韙反杜

鄭息有違言

鄭息息今河南息縣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境林鄭伯逆息師而戰于鄭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杜言以

以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韙反杜而以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彭家屏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以言交惡是

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與師伐鄭片

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悖動甚矣不亾何待

館于蔦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蔦氏立桓公而討蔦

氏有次者孔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蔦氏而但

日有次者必蔦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

之人以塞責耳胡安國曰魯在春秋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

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莊公幼年即

位首以慶父主兵仲遂擅兵兩世故翬弑隱公而蔦

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

子遂弑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

夕之故也

穆文熙曰子臧盡致曹邑吳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

闔廬之難隱公既尊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

乃生疑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邱維屏曰讀春秋傳隱公一篇不見有一賢臣為公

所倚任者臧僖伯畧見骨鯁而已死眾仲知典故知

事勢而未見公與之議及行事也故聞羽父之言隱

公當即執而戮之而不能者豈獨畏其執兵之柄亦

緣無可倚任之人遂不敢動耳使有平勃則可以誅

諸呂使有王允則可以誅董卓夫呂董豈不皆執兵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柄者耶

魏禧曰人無故教我以殺弟而漫然應之如此豈但當機不斷其爲不義甚矣何不忍於奸賊而忍於弟也蘇軾曰使隱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真千古不易之論

彭家屏曰周禮以八柄馭羣臣謂之柄者如斧斤之有柄所執以起事也觀宋人乞師以伐鄭隱公不許而羽父固請輒行鄭人期約以伐宋隱公未行而羽父帥師先往魯之柄羽父執之矣兵柄下屬太阿倒

持故得恣其所逞畧無忌憚既可對隱以謀其弟亦可對桓以謀其兄隱從則桓殺桓從則隱弑兩君之命懸於其手操縱之間易如反掌總由君失其柄羽父竊而持之故至此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漸矣豈不信哉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終

左傳經世鈔 隱 弑隱公三

卷一 三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宋督弑殤公

宋華父督

杜宋戴公孫

見孔父之妻於路

婦人只以不輕見人為第一義慢藏

誨盜治容誨淫

曰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數語有妙抵人十

聖人見之熟矣

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二

尤者必有光氣動人三字遂為後世賊美人之俑

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記曰譁而不誅質沙以亡督殺大司馬取其妻即不弑君罪殺無赦殤公陽容而隱圖之誅督不過一力

左傳經世鈔

少桓 弑殤公一

卷二一

士事耳怒而不誅何為也哉機事不密當斷不斷犯此
二者以當亂臣安得不弒○丘維屏曰陽容而陰圖之
此大作用也殤公猝然聞此怒自難退機自難密非有
積日遲久泄密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弒殤公皆一
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下非異日而先後以書也
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林據弒君在殺孔父後而經
書弒君及孔父故云○此等
語左氏最有手眼項羽殺卿子冠
軍而弒義帝之兆已見亦如此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
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
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杜嘉孔
父字為司
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后羿因民弗忍距太康
于河奸雄亂國未有無
所因而能成者然則治奸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先宣言
之道在自謹其因而已
心然後殺大臣而無後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杜
患後世奸雄每如此

子馮也隱三年
年出居于鄭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杜郕
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督為
相也

孔之達曰吾觀孔父身為大司馬不能導君以正至
十年而十一戰身握兵柄曾無耳目腹心至華督殺
已而不知可謂義智俱昧雖身歿君難亦何益哉○
禧按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
民身歿而禍及其君
彭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
時即以公子馮為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

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弑
 殤公欲弑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
 公之怒而後弑之哉孔父顧命正卿與國休戚豈有
 無故攻而殺之而奪其妻尙得晏然自巳乎其必弑
 殤者勢也蓋先剪其羽翼而隨及之耳傳曰督有無
 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旨微矣

曲沃伐翼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杜求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於其弟仇之以千畝之戰生

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

戎戰於千畝而師服杜晉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

俱取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

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

左傳經世錄

卷二三

遂為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杜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師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林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諸侯立家但可立卿大夫之卿置側室杜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家夫之卿置側室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家夫之卿置側室得立此一官庶人工商各有相輔貳以士有隸子弟杜士卑自以其庶人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崔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禮所謂別上今晉甸侯也林甸服而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林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孝侯杜昭

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今山西翼

城縣東南十五里古翼城是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

林莊伯弑孝侯晉人攻之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之弟郟為鄂侯鄂侯以魯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

哀侯哀侯侵陘庭南鄙之田此時尚欲侵人田

貪昧如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

次于陘庭林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

次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宿而翼侯不知者以南鄙人為之覆匿也韓萬御戎

梁弘為右。杜韓萬莊伯弟也御逐翼侯于汾隰。杜汾水邊驂
絀而止。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其叔。杜其叔桓叔
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歿。
按曲沃武公弒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武
公弒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
晉。莊公十六年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
命武公為晉侯。

陸粲曰：晉之亂始兆於曲沃，非兆於命名，謂名足
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按
此論亦正然，機有先見於此者，如以仇以僑，如名子
自是古人失處可鑒也。

彭士望曰：左傳每於骨月愛憎偏至處寫出極大禍
害提醒警切。此大學齊家所嚴戒於好惡之辟也。

齊侯送姜氏于謹

齊侯送姜氏于謹

齊侯傳送姜氏文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

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又插此四字顯出齊

侯非禮妙。昏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於小國

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則上大夫送之。

分定四排
四送一不
送着他變
換安頓何
等錯綜左
民每如此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不朝。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秋。
 王以諸侯伐鄭。先宜以辭責之。鄭伯禦之。王為中軍。統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杜周桓公也。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杜子元鄭公。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
 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孔尚典曰：吳陸抗與晉楊肇對壘，抗曰：吾嘗慮奪兵不練，若敵攻營，必先此處。即夜易奪兵，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
 三傳歷土少桓。一。繻葛一。

繻葛之戰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秋。
 王以諸侯伐鄭。先宜以辭責之。鄭伯禦之。王為中軍。統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杜周桓公也。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杜子元鄭公。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
 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孔尚典曰：吳陸抗與晉楊肇對壘，抗曰：吾嘗慮奪兵不練，若敵攻營，必先此處。即夜易奪兵，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
 三傳歷土少桓。一。繻葛一。

三傳歷土少桓

一。繻葛一。

卷二七

左傳經世金五

以為勝乃其從之曼萬伯杜檀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八〇字

原繁高渠彌二人鄭大夫以中軍奉公為魚麗離之陳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簡而盡

五人為伍此戰于繻須葛鄭地命二拒曰旂古外切動而鼓

蓋魚麗陳法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合林

杜旂旃也鳴鼓以進軍陸元朗曰旂亦作檜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機以礎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林雖敗猶殿而不奔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隕多矣射王中肩尚作如此語真老奸可笑處曹操

愚耶丘維屏曰司馬懿誅曹爽而促送帳幔大官食

具詣行在此時向只誅爽未便無魏帝也司馬昭哭高

貴鄉公亦且見成濟非已認罪遂為已文惡因而并見

生則引自救二字若為已認罪遂為已文惡因而并見

已為君子不敢凌天子是即就犯天子處竊蒙君子較

曹瞞以不為天子為文王情尤可惡讀左氏克段入許

繻葛三傳即寤生影圖不是過暗中夜鄭伯使祭足杜

祭仲勞王且問左右杜問王左右安否〇彭士望曰苟

之字勞王且問左右杜問王左右安否〇彭士望曰苟

射肩哉寤生囚母射君春秋大逆乃皆有辭以自飾此

千古奸人之尤然天下後世已其見其肺肝矣又曰一

問一勞尤可惡凡行惡事又宜說好話罪宜百倍

魏禧曰鄭之被兵與春秋為終始至于犧牲玉帛待

于竟上亦可憫矣方東遷以來齊晉未盛鄭為最強

左傳經世少桓繻葛二

卷二八

數馮凌小國而取周禾麥射王中肩首倡不臣之逆
且武公寄孥鄩君通其夫人以取其國淫險孰甚焉
宜其子孫之受禍無已也豈獨地界南北為中原所
必爭哉且夫恃強凌人以奸謀濟險惡犯天道之忌
者其子孫未有不衰弱削亡者也
彭家屏曰鄭伯滅理任術巧於自文射君矣而使人
勞之囚母矣而隧而見之逐弟矣而偽為悔詞是猶
殺人復捫之以手謂是可告無罪於人也誰其信之

楚子侵隨

楚武王侵隨今隨州林漢使于委章求成焉林楚反

夫蘧章先軍於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

求成于隨大夫董鬬伯比杜楚大夫令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杜張自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

也弱也師以張之彭士望曰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熊

率律且杜楚大夫曰季梁在杜隨賢臣何益賢人足重如此

數語兵機
國勢明知
十指淡若
九淵而文
字曲折奇
勁備極其
妙為戰國
諸策之祖

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鬪伯比曰以為後圖
 對五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
 少師得其君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若其言不行則
 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
 所以後舉必墮吾計也果然
 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
 我也三語說得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
 淫二語說得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林祝太祝史皆主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杜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全
 肥杜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何
 反徒忽粢盛豐備杜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則不信

民餒逞欲一語隨侯亦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後致力於神

杜言鬼神之情依人而行○孟子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碩大也

杜博廣也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吁又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癘蠡也

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

而滋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所闕

陸元朗曰謂其備

脂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律旨酒

嘉美也栗嚴也味

敬謹非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三傳經世少桓

侵隨二

杜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教。五倫
之遠聞親其九族。杜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
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以致其禮。因祀於是乎民。
按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杜民饑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
餒也國庶免於難。正與伯比隨張必棄小國語隨侯懼而脩
政楚不敢伐林為八年楚伐隨張本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
種相雜處於中國者子忽昭公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戊齊。齊
者首人饋之餼。林牲使魯為其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
蓋史後鄭。林鄭伯爵故鄭忽之班後於諸侯。時平則
闕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公之未昏於
 齊也。齊侯信公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
 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杜言獨潔其及

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

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

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

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為辭

呂祖謙曰：人皆咎鄭忽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

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魏禧曰：衰族而取巨室貧士，而取富家不為婦女所

陵者鮮矣。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已者，取婦取不如

已者，此真老於世故之言。結昏者不可不知。然連姻

強族以自固，亦有時可用者。○魯仲連曰：所貴乎天

下士者，能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鄭忽辭昏信

陵君，令趙王不忍獻五城，居成功者不可不知。此二

事皆足為法。

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林魯十二公唯

人之長子故備用接以大牢禮大牢牛羊豕也以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杜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

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林若唐虞叔

仲子生而有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

文在其手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取於物為假若

魚生而有人饋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同生與父不以國

不自以本不以官職之號不以山川川之名不以隱疾

杜隱痛疾患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

者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林故以國則廢名杜國不

廢此周禮也殷以前未有諱法之之法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宋以武公廢司

空杜武公名司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敖也魯獻

以其鄉空廢為司城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杜物類也

魏禧曰合成師子同生二篇觀之知命名不可苟如

此今人於子孫之名常取日用器物口語易犯者不

知今日彼為子孫我可以隨斥其名他日彼為祖父

其子孫何以諱乎褚先生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信

哉

楚及隨平

只雙看覺
天去其疾

七字國家
不利有小

人如此豈
必速祀敗

續然後為
禍哉

兵法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覺，不可失也。夏，楚

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黃州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杜責其不

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

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說大話。

做難事，煞弗從。隨侯先用季梁之言，少師必妒恨至此，是怪。

左傳經世沙桓楚及隨平卷二左

本傳經世金八
○孫叔敖能薄晉以信任參之言而少師必不戰于速
從季梁攻右之策君子小人情事千古如是
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穆文
大凡小人之在君側能斷然以去之是自去其疾也天
去二字有味可玩○按藍道行假亂語悟明世宗以除
嚴嵩妙處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正同此論

鄆人宵潰

巴今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子使韓服杜巴告于楚請與鄧今河南

為好楚子使道朔杜楚將巴客杜韓以聘于鄧鄧南鄙

鄆憂○今襄陽府東北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

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鬪廉帥師及巴師圍鄆

鄧養甥聃乃甘甥杜皆鄧大夫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鬪

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

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走按巴鄧人逐之背巴師

而夾攻之杜楚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鄆

左傳經世鈔桓鄆宵潰卷二六

人宵潰林陷于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享曹大子

冬曹今山東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適

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享曹大子初獻樂奏

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林朝享所以

福故曰非歎所也○非歎所十年春曹桓公卒觀威儀省禍

胡氏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

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

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

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魏禧曰曹伯有疾而使大子朝對盛饌聞音樂其歎
宜矣此與文王行不正履意同後世居大喪而觀優
樂無慙色者何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曹伯' and '大子'）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杜）虞今山西平陸縣（杜）虞公求旃（杜）弗獻（杜）既

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杜）處亂世遇貪

貪者皆足
敗事

字八吾焉用此其以賈（古）害也（林）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謂

而待乃獻又求其寶劍（又）求二字（寫）出貪狀（叔）曰是無厭也無厭

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

魏禧曰虞公之貪妄虞叔之堅忍狠斷皆可為鑒

彭家屏曰古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所以親親也虞

叔有玉有劍而虞公求之忘親好貨其失甚矣然虞

叔既不有玉何有於劍既不忍於劍何忍於玉雖已
獻之未嘗忘情也知懷璧之可以賈禍而卒不能自
割玩物喪志不誠然哉

楚敗鄖師

楚屈居忽瑕將盟貳軫林二國名鄖鄖國今德安府治人軍於蒲騷
鄖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絞今近隨州境州今荊州府
監利縣蓼今南陽府唐縣南廢湖陽
縣伐楚師莫敖杜楚官名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郢郢地杜楚以禦四邑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彭士望云韓
信背水王鎮惡解舟所以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彭云凡敵
聚攻離而絕虞奪恃敗之最上古人恒用此法○禱按魏武之征
韓遂中山王英之攻東關則又利其合者莫敖曰盍
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一句一轉
一字一意
算無遺策
文無聚妙
兵法

所聞也。杜傳曰：武王有亂，臣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彭云：謀定審，故氣專銳，非硬執成見者，可藉口。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八字為遂敗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林鄭既敗，四國不至，故終得盟。貳軫

楚伐絞，伐羅

兵法

彭士望云：軍南門而坐北門，潛師不意。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彭士望云：望云可見持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重者必善謀。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彭水在新城，昌所淺，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魏縣分涉，所以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潁，古人之慎。如羅人。杜羅熊姓國。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里。此羅人有羅國城，又荆州府枝江縣亦故羅國，其遷處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城楚文王自枝江徙羅于此，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

數之也。杜伯嘉羅大夫謀何也。巡徧也。林三徧數其師之多少。十三年春，楚屈瑕伐

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

矣。六字可作。坐右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林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

子辭焉。林不解其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杜楚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敖以刑也。借述伯比意，即入正論諷王。却又歸。到威莫敖上，渾然不露是納諫能手。莫敖狂

于蒲騷之役。當作。絞。將自用也。小勝則驕，小得則滿，驕則

賤人浮人，愚人類如此。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

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合德，見莫敖而

覆說一段
意重

總至而文
字適得排
第之妙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五字說得。有本領。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盡行也？楚子使賴人林賴人，仕於楚者。○賴國，今隨州

追之不及。丘維屏曰：此亦見屈瑕。疾行犯兵法，蹶將之法。莫敖使徇杜宣

於師曰：諫者有刑。諫直而不聽者，多有乃豫以刑拒人之

以拒諫而勝者，恐議論多而惑軍心也。如趙奢救邯鄲，周亞夫征七國之類，此中得失之故，當知。及鄢

亂次以濟，要緊處。越無紀。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杜

蠻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綏以或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

以聽刑。杜綏，自經也。荒谷，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自認

莫敖拒諫，故羣帥無罪。

鍾惺曰非鄧曼發此極婉透之論伯比濟師二字作何歸著又曰進諫爲反語隱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知又待一人從旁分疏危矣非諫君之法也魏禧曰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深切精密大有學問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爲賢

賴韋曰人於君受之際不能據事切實極諫於情於義便隔一重嘗謂術者所以濟道之窮反語隱語原以輔正言之不及使其君其受非十分昏悍其事非十分不可形之於口乃舍正言不道而徒欲爲反語

隱語以悟君受不惟難悟且有因其不明言而疑其疎薄於已彼亦反因以疎薄者然非不得已而爲是者故亦有二或性情學術喜於用智或畏禍患惜情面而不敢有所抵觸故姑爲此言悟則不失爲忠信不悟亦可免禍患而人又不得以不諫咎之伯比濟師之言鍾評甚當夫忠臣愛君事關軍國成敗乃輕輕一語說過其於心不已忍乎凡爲臣爲受者不可不以爲戒也

百不可恃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初，宋人執祭仲，非執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是所謂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魏世傑曰：姬聞鄭伯之謀，不可不告父，旋當以告父之事告夫，而使亡其難焉。父與夫皆得為備，則成敗聽之天矣。雖糾怒而殺姬，固不足悔也。糾不殺姬，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自盡其道而已。姬不出，此致糾於死，又不能如楚棄疾之死父者，死夫殺夫之罪，姬安能逃哉。

魏禧曰：報之以死，亦以身與其事故耳。若父夫相圖，吾不身與其事，則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不必死焉可也。

賴章曰：按祭仲於雍糾，事機止爭先後，雍姬婦人，豈能即往即來以告父之語告其夫哉。愚謂此等事當論理之曲直，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父夫皆曲，吾力止夫而不從，則或密遣人告父而已。以告父之事告夫，使父夫皆得為謀，如興士之說可也。夫父一也，夫亦

一也於未為夫之日則人耳既為夫則夫豈有二耶
開後世婦人之二心淫奔再醮不以為恥其必自姬
母一言禍之矣

邱維屏曰此事為雍姬者但當計理之是非若父或
夫以大義見殺則姬非惟不當死并亦不必絕觀大
禹之事舜可見今雍糾既有君命而祭仲以專見討
姬則又何告焉若仲為尋常之人或告使出奔猶似
未大惡況以權自專之人乎雍姬一告殺夫逐君而
致父得為逐君之逆臣豈小惡哉

壽急爭死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

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

生急子屬諸右公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林即新臺之詩所謂納彼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

之是也○衛宣烝庶母而下取子婦真禽獸不如倘得列以為君如此世界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

取楊氏于壽邸則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

又獸中之獸矣○若縊于始烝之時豈不灰重於泰山乎

與隋文陳夫人事類

所謂枉為不義者此類是也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杜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

林壽子宣姜所

盜待諸莘杜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林壽子宣姜所使行

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

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林卽二子乘舟之詩彭士
天地之氣凶惡至極卽有
至純亦剝極而復之理也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凌稚隆曰按急子於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
 父命及壽先往伐死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
 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
 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爲得於禮而乃汲汲
 焉惟死之爲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或曰然則申

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欲被弑父之名以出急則無
 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矣

魏禧曰急壽孝爻出於天授千載下讀之令人心腸
 寸裂而廼爲宣公宣姜之子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天理良心不擇人而付不擇地而發也○王祥王
 覽亦遭父母兄弟之故孝爻並至而福澤長久天地
 報施不爽可以勸矣急之孝過於祥壽之弟過於覽
 而並死非命此知趙孝姜肱所值諸盜不可謂非盜
 中之傑也○以宣公而生賢子天理逆矣故使二子

以義自殺不子壽急為之子也若壽急得嗣為君衛當勃然興矣豈所以報淫人哉壽急既死一傳而惠公奔再傳而懿公滅衛之禍歷四十年不休則皆宣公之報也矣○凡人國勢將興則賢臣壽奸人死家道將敗則賢子死不肖子生以占盛衰古今畢中

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杜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爭疆界也林此齊魯交兵之始

齊魯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亦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魏禧曰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平日... 昭公... 弒昭公... 而立公... 懼其殺已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 昭公惡之... 固諫不聽... 昭公立... 辛卯弒昭公而立公... 懼其殺已也... 昭公在位久矣... 惡於為大子之時... 而縱於... 所惡之正... 若以為大子時... 以私意... 辛卯弒昭公而立公... 惡而為君... 遽殺之... 又大不可也... 子臯... 杜昭...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為君子言知所惡者... 非多其知之名... 而嫌其心不斷也...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 而不早誅焉... 以及於成... 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 丘維屏曰... 渠彌為逆... 實欲快其所忿... 若昭公惡之為非... 者不知反為昭公... 實其所惡矣... 以此知凡有惡為人所... 惡者正該不復為惡... 使人之惡為謬... 惡方左氏知所... 惡復惡等語... 正是滿腔子要人改惡... 不實人所惡心事... 特妙... 公子達... 杜魯... 曰高伯渠彌其為戮乎... 復惡已甚矣... 試昭公一

高渠彌弒昭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大子之時。而縱於所惡之正。若以為大子時。以私意。辛卯弒昭公而立公。惡而為君。遽殺之。又大不可也。子臯杜昭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為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名。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早誅焉。以及於成。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丘維屏曰。渠彌為逆。實欲快其所忿。若昭公惡之為非者。不知反為昭公。實其所惡矣。以此知凡有惡為人所惡者。正該不復為惡。使人之惡為謬。惡方左氏知所惡復惡等語。正是滿腔子要人改惡。不實人所惡心事。特妙。公子達杜魯曰。高伯渠彌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衛地今

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將討已故會之林子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亶而輶患高渠彌杜車裂曰輶○齊襄禽祭仲逆

鄭子于陳而立之杜鄭子昭公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

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時人譏祭仲失

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

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邱維屏曰後世王導

以執政當亂賊之交全以此為藍本

孔之達曰高渠彌雖以舊怨弑昭公然必祭仲主其謀以稱疾不往及知免信也觀之則仲之主謀明甚

祭仲專國不主謀則渠彌不能弑渠彌弑而仲亦能

討之矣為昭公者復國之後當淡自弢晦一唯祭仲

是聽潛結腹心伺其可制則一舉而殲之今觀渠彌

懼公殺已則平日欲除小人之意形見情露故渠彌

知懼而祭仲亦不能自安夫人君不幸而大權既去

奸黨脅制則必沉密以濟之不可躁動取敗昭公生

平全以血氣用事怒班後而與魯構兵豈知有忍能

濟之道哉後世如漢和帝十四而誅竇憲周武帝自

晦而誅宇文護可以為人君除奸之法矣

孔尙典曰昭公既弑之後不召立厲公而立公子亶明係祭仲爲謀主矣夫昭公於父時猶知惡渠彌而固諫一旦卽位豈不知誅之特以渠彌爲祭仲之黨勢有所不可也愚嘗謂祭仲不討渠彌趙盾不討趙穿與桓公不誅羽父皆其謀之人而隱公之不能斬羽父則亦以羽父素專勢有不能故耳彭家屏曰入春秋以來弑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昭公往年敗戎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辛伯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弑莊王杜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杜莊王弟子儀辛伯杜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制敵之道有先卽無能爲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卽奔燕矣後世若寇恂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卽降者正此類意季爰誅叔牙而置慶父當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燭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杜妾如后庶如嫡亂之本也杜林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減抑之以消禍難先盡忠告當與石碯教之不改一段參看

呂祖謙曰辛伯之諫纔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人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六
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闕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魏禧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弑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而黑肩世卿桓王以屬子儀其後又欲弑莊王則是有大權力人也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

語則知此老胷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替他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事方得○如漢和帝鄭衆之誅竇憲吳王休丁奉之誅孫綝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若雍糾與鄭厲謀誅祭仲邱孫與魯昭謀誅季氏圖之不密攻之不克則反中於其君於其身矣

魏祥曰遂與二字亦出其不意耳黑肩勢大豈疑人遂殺之所以殺之極易以此知善謀者貴於乘機而

